



学生无障碍阅读

【经典作品·名家编选·权威注解】

经典小说

这是由著名学者邓绍基主持编选的一部明清白话小说集。入选的作品篇篇精彩。为便于阅读，书中对每位作家都做了简要介绍，每篇作品后配有解读评析。随文编排的注音、注释，一步到位，为广大青少年读者轻松阅读古典小说提供了更大便利。

邓绍基◎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 中国小说 · 中国小说名著

经典小说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 中国小说 · 中国小说名著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 中国小说 · 中国小说名著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 中国小说 · 中国小说名著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I242/108

001350755



学生无障碍阅读

【经典作品·名家编选·权威注解】

经典小说

邓绍基◎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经典小说/邓绍基 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9
(传统文化)

ISBN 978 - 7 - 5387 - 0977 - 3

I. 经... II. 邓... III. 古典小说—中国—中学—教学参考资料
IV. G 634. 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210 号

经典小说

主 编	邓绍基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邓淑杰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5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10 × 965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8. 2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邓绍基

元人曾把他们的“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清人焦循在《易余籥录》中提出“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也即“代有所胜”的看法，但他认为“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的明人写作业绩却是八股文。而在焦循以前，明末人卓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却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他们似乎都不把明代小说放在眼里。事实上，我国的白话小说创作的大繁荣时期正是有明一代。就实际的业绩和成就而言，明代的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比同时期的诗文显得重要，也足以把它同“唐诗”、“宋词”和“元曲”并称。“五四”以来，文学史家大抵认为明代是小说和戏曲的时代。这也是对明代文学成就的一种基本估计。清代的白话小说继续繁荣，文言小说也兴旺发达，并都有卓越成就，这也是文学史所昭示的事实。

《经典小说》作为明清白话小说的一种选本，出于种种考虑，没有选录长篇小说，事实上也难以选录，而只挑择短篇入选。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这里需要追溯这种文学样式的源头。

白话小说的起源要追溯到唐代。那时，伴随着传奇小说的

繁荣，出现“市人小说”（又叫“说话”），是讲说故事的一种社会娱乐活动。到了宋代，这种社会娱乐活动大为盛行。根据记载，宋代开封、杭州等城市里设有“瓦市”（又叫“瓦子”），相当于近代的综合游乐场所。“瓦市”有演出各种技艺的勾栏，说话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技艺，当时甚至还有专门表演说话的勾栏。此外，流动卖艺的说话人，当时叫“打野呵”的，为数当更多。所谓“说话”，就是使用当时人们流行的口语来讲述故事，这种口语后来就叫白话。宋代白话小说主要以口头说讲形式出现，而不像前此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传奇小说等文言小说那样一开始就是书面文学。即使说话人有底本，但他们并非借底本来吸引读者，而是靠说讲来招揽观众。“话本”这一名称也并非专指说话人的底本，通常它是故事的意思。关于宋代“说话”的分类，有不同的说法。吴自牧《梦粱录》记有“四家数”：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从小说历史发展来看，小说和讲史是最重要的两家，它们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中国白话小说的独特传统。说经在当时和后来始终保留着说唱的特点，和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近似。合生在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历来无确切而一致的看法，至少它同我们今天所讲的小说并无关系。宋代的说话既有长篇，也有短篇；在习惯上，长篇叫作平话，短篇叫作小说。

白话小说在宋代发达起来，这是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形式上说，它是一种改变了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书面创作和口头语言越来越脱节的情况而出现的新兴文学样式。从内容上说，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描写了城市市民的生活，并且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感情，甚至市民阶层的人物成为作品的主人公，成为作品歌颂的对象。中国文学史上这时出现了真正的“市民文学”。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现存较早的白话小说集又大抵是元代刻本，判断具体作品的年代比较困难，一般就把早期的白话短篇小说叫作宋元话本。元代说话也比较盛行，这是见之于文献记载的；事实上，一直到近代，说话也还是流行的文艺样式之一，不过主要是长篇平话，很少短篇话本罢了。

随着话本小说的刊行和流传，宋元以来又出现了拟话本，在体制上一如话本小说，不过它并不是专供说话人用的。为了和说话人的话本相区别，人们就叫它为拟话本。习惯上的用法又只指短篇，只把明中叶以后产生的大量的白话短篇小说叫作拟话本。现在逐渐已不采用这个名称了。因为从广义上说，直到五四运动前后受西方小说影响的新小说出现以前，许多小说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话本体制的，莫非都叫拟活本？

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中最著名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合称，其中《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古今小说》不是仅指《喻世明言》，而是“三言”的总称。稍后有凌濛初的“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三言”中选录了一些宋元话本，但大抵经过冯梦龙或其他人的修改，也收集了更多的明人写的话本体小说，其中可以确切考知是冯梦龙撰写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推想应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出自他手。“二拍”大都是凌濛初自己所创作。

文学史家通常把“三言”和“二拍”并称，倒也不是把它们等量齐观，“三言”成就在“二拍”之上，几乎已是学界公论。现在有“三言二拍一型”的说法，“一型”是指《型世言》，这是前些年在韩国发现的，早先我们只知道有《幻影》，一名《型世奇观》，又称《三刻拍案惊奇》，现在才知道它来自《型世言》。所以这部《型世言》的发现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它的成就远逊于“三言”。

“三言”“二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但它们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描写和反映市民生活。而反映市民生活的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是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大量地作为作品里的正面主人公出现。这里面，有各种商人：买卖珠宝的、贩运布匹的和海外经商的等等，有小手工业者、机户、和工匠等等，还有挑担卖油和提篮售姜等各式小贩。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其中一些作品描写市民正面人物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最突出的表现在对一些商人的描写上。《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是描写商人出海经商的作品，在绝大的程度上，这篇作品反映了商人海外冒险的美妙理想（它不只是反映破产小商人的发财幻想）。小说中的主人公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失败，陷于破产境地，甚至由此得到了“倒运汉”的诨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搭一伙“拚死”走海道的商人的船只出海，博得重利，换来一千个银钱（每个重八钱七分多）；还在荒岛上获得珍宝，回国卖得五万多两银子，就此成了大富商。于是家乡也不要了，就在沿海之地“重立家园”，做一个殷实富户。

文若虚出海前的境地、心情，在海外发财的遭遇，发了财后“重立家园”的做法，对海外冒险者来说，都是具有诱惑力的。不管这个作品内容的虚构程度怎样，我们说它是反映当时商人的海外冒险事迹的代表作品，应该不能算是夸大的说法。

海外冒险一般说来是行商的一种致富目标，囤积居奇却是坐商的重要手段。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反映的就是坐商的经营心态。徽州商人程宰因经营失败，流落在关外，为人家掌账。在凄凉的岁月中，得到了辽阳海神（女神）的垂青，和他成了夫妻。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程宰必然要向海神吐露“本业”的要求。于是依靠了海神的帮助，程宰发了大财。值得注意的是，海神并不像一般传说中的用平空摄取若干金银的方法来帮助程宰，却劝他不要指望飞来横财，海神指点的是囤积居奇的“路径”。果然，程宰先囤黄柏、大黄，次囤五百匹丝缎，再囤六千多匹粗布，每次都赚钱，四五年间，由十来两本银赚到五十万两。程宰囤积货物时的“预见性”虽然还是依靠了海神的指点，但这“指点”总是表现了商人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也正表现了商人精神世界的特色。

在一些描写市民生活的小说中，还特别值得指出来的是关于对商人的“本业”的公开赞扬，商人对自己事业的自豪感已堂而皇之地被提出来。《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的“入话”中叙述了苏州王生行商的经过。王生经商失败，丧气灰心。但他的婶母却不因侄儿经商活动中的两番挫折而失望，仍加以鼓励，说“不可因此两番堕落了家传行业”，并且为侄儿重新准备银两，要他第三次出门，往南京行商。很清楚，杨氏对她侄儿进行的劝导和鼓励，是从一个坚定的信念出发的，这就是确信他们商人的“家传行业”。

当我们读到这些描写的时候，它使我们想起在某些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把科举仕途视作是世业的人们的口吻，那种以世代无白衣卿相为骄傲的自豪感。这两者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对比。从观照中我们更可发现，这些白话小说作品确实带来了和以前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新鲜的气息。

“三言”“二拍”中有不少描写爱情、婚姻故事的作品，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王娇鸾百年长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焦文姬生仇死报》等等，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样精美的作品，和国外的同样描写妓女的《羊脂球》这样的小说完全可以相并列入世界名作之林。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那样的小说也属新颖之作，它描写王三巧既爱丈夫，又爱情人，它描写蒋兴哥既要休妻，又不忍明言，还承担远离妻子的责任，这些从错综复杂的生活现实和凡人性格出发的描写，表现出“平常心”和人情味的描写确实离开了封建道德观念，离开了充斥于社会也充斥于文学作品中的片面要求于妇女的贞节观念，因而显得新颖。

如果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洋溢着女主人公的人格光彩，那么，就表现

人格平等而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描写秦重对莘瑶琴的爱更炫人耳目。

街头卖油的小贩秦重要想博得在王孙公子宠爱下的“花魁”莘瑶琴的爱情看来是“奇想”。然而秦重的奇想实现了。实现奇想的关键不是靠秦重有钱(他并没有百万家私),也不是靠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地位是“卑贱”的小贩),秦重纯粹是凭着一颗真心尊重莘瑶琴的人格,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爱护她、怜惜她、体贴她,莘瑶琴把秦重的真心与王孙公子对待她的行径作了对比后,真正感到秦重对她命运的重要性,就主动向他说:“我要嫁你。”

秦重的社会地位,在夺取莘瑶琴的爱情过程中似乎是无力的,但实际上却是有力的。不能设想莘瑶琴会真正喜欢秦重的小贩身份,甚至在她的思想中,秦重的“卑贱”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忠厚老实的品格是矛盾而不能统一的。她第一次和秦重见面以后产生的犹疑应是这种“矛盾”的最好说明:“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最后她嫁给秦重却又正是考虑到秦重的真心爱情的可贵,从而压倒了歧视“市井之辈”的思想。她不可能知道秦重的真心的爱情正是与他的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秦重的“市井之辈”的身份,决定他不可能用地位、金钱去取得爱情,他只能凭着个人的真心去换取莘瑶琴的心。这点,连秦重自己恐怕也难以自觉认识。然而,就在这点上,我们却发现了明代白话小说描写市民爱情生活的又一种特色。当然,这种城市平民用自己的真诚的人格和真诚的感情去击败当时牢牢地附着在爱情、婚姻上的地位、门第观念的描写是理想的,但它确实又同市民社会力量的壮大联系着,因此又是现实的。

比较露骨的性描写是“三言”“二拍”一部分白话小说中比较普遍的现象,人们固然不必像道学先生那样不问青红皂白地去指责和诋毁。但值得人们思考的是,正是在闪耀着市民平等人格光彩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并没有这种描写,如果作者愿意,他们是完全可以插入这种描写的。读者看到,当秦重第一次去花魁处,适逢她大醉,秦重守护了她一宵,这里只有温情的照顾,殷勤的服侍,惟独没有猥亵的意念。看来,恰当地批评话本小说中的那些猥亵描写,在普及性的选本中作适当删节,未必是可作可不作的,或者说,还是有某种必要的。

大家都知道,话本小说在它发展过程中,艺术描写上也是越趋成熟的,明代话本体小说中的优秀篇章吸收了话本艺术的特点而更有发展,表现得更加细致。

大体上说来，它们有这样一些主要的特点：

一、细节描写更加细致生动。举凡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化，人物思想的微妙的变化，环境的衬托和氛围的渲染等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二、更加善于用行动表现人物。往往有许多精彩的片段，精雕细琢地刻画人物的行动，但这些片段又都不是孤立的，游离的，而是全篇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故事情节十分讲究。有悬念，有伏笔，对读者有巨大的吸引力。故事的铺叙力求曲折多变，避免单调、平淡，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环扣紧一环，一步逼紧一步。巧合更是常用的手法。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这种巧合看来仿佛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并不违反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真实。

四、大量写人物的对话，写得生动活泼，贴合人物的身份，具有性格化的特色，成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在叙述中则多引用俗语，运用比喻，收到风趣而又更贴近生活的效果。

五、篇幅增长，主题集中。宋元话本往往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文字较简，情节枝蔓，以致主题不够鲜明集中之病。明代作品大都较好地避免了这一局限。不少作品都篇幅较长，而不枝不蔓，分别扣紧各自中心人物和中心故事叙述描写，细致而紧凑，较少游辞赘语，也较少游离的情节。

六、心理描写大量增加，这就更加越过了早期话本只用三言两语来勾勒人物性格的传统手法。这种趋势既是对传统的发展，也是一种内在的深化。

关于细节描绘和心理描写，可举《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重初次去见莘瑶琴的描写为例：

秦重心下想道：“除去了三两本钱，余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费，还是有余。”又想道：“这样散碎银子，怎好出手！拿出来也被人看低了！见成倾银店中方便，何不倾成锭儿，还觉冠冕。”当下兑足十两，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再把一两八钱，倾成水丝一小锭。剩下四两二钱之数，拈一小块，还了火钱，又将几钱银子，置下镶鞋净袜，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买几根安息香，薰了又薰。拣个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来。……秦重打扮得齐齐整整，取银两藏于袖中，把房门锁了，一径望王九妈家而来。那一时好不高兴。及至到了门首，愧心复萌，想道：“时常挑了担子在他家卖油，今日忽地去……”正在踌

蹑之际，只听得呀的一声门响，王九妈走将出来……

这段文字把秦重的精细、志诚和谦卑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明代白话小说这样写人物性格和心理的不在少数，标志着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作者塑造人物艺术手法的进步与成熟。

“三言”和“二拍”不仅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精粹，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也代表了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选集侧重从这两个作品集中选录的原因。

“三言”和“二拍”在当时很畅销，据凌濛初的《初刻》和《二刻》的序文中说，书商见到“三言”“行世颇捷”，于是向凌濛初谋求印行《初刻》，“贾人一试之有效，谋再试之”，于是又谋求于作者，赶快印行《二刻》。畅销书未必就是有意义的成功作品，但“三言”“二拍”这五种代表着古代短篇白话小说最高成就的小说集的畅销，又是描写和美颂市民和商人的小说集本身成为商品而畅销，却又正是文学史上的一种佳话。

在“二拍”问世的同时和稍后，又出现了不少白话短篇小说集，比较著名的有陆人龙的《型世言》、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楫的《西湖二集》和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等。到了清代，这类小说集继续出现，而且数量较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李渔的《十二楼》、酌元亭主人的《照世杯》和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等。就总体而言，这类小说的内容和题材依然相当广泛，其间有些作品的篇幅较明代小说有所增长，有的还潜心于各篇间的联系，摹拟宋元话本的痕迹逐渐减少，有的作品集的语言更加文人化，文言成份增多，乃至半文半白。从积极方面说，作家个人风格明显呈露，从消极方面说，话本优良传统逐渐削弱。

对“三言”“二拍”以后的明清白话短篇，我们这本选集也酌量选收，但大抵止于清初的作品，因为清代中叶以后，白话短篇呈衰微之势，几无佳作出现了。

这个选本是由我和荀人民君合作选注的，我们共同商定了选目，荀人民君承担注解工作，最后由我通读定稿，在定稿过程中，在不同的程度上作了修改和补订。限于我们的学识和水平，这个选本当会存在错误和不足，恳请专家和读者多予指正。

目 录

邓绍基

前 言 / 001

冯梦龙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001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024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031

老门生三世报恩 / 051

玉堂春落难逢夫 / 059

唐解元一笑姻缘 / 084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 091

卖油郎独占花魁 / 110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 135

灌园叟晚逢仙女 / 145

凌濛初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 160

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 / 175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 188

天然痴叟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 208

周楫

洒雪堂巧结良缘 / 226

陆人龙

击豪强徒报师恩 代成狱弟脱兄难 / 241

李渔

合影楼 / 250

酌元亭主人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 264

冯梦龙 (1574 — 1646)

字犹龙，一字子犹，又字耳犹，别号龙子犹。又尝自称冯仲子。因其室名墨憨斋，故常自题为墨憨斋主人。别署更多，如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和姑苏词奴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士大夫家庭，自早年进学（即为秀才）之后，屡考不中。天启年间，宦党专权，迫害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忠介正直人士，冯梦龙与东林人士持同一立场，并赞誉苏州民众以周顺昌事件为契机而开展的反抗斗争。崇祯三年（1630），他取得贡生资格，任丹徒县训导，七年，升福建寿宁知县。十七年，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王朝，接着清兵入关。他参与抗清斗争，后忧愤而死。

编著有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传奇《双雄记》、《万事足》等，并更订传奇作品十余种。编印民歌集《挂枝儿》、《山歌》，辑刊评纂《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等，并有笑话集、政论文等十余种传世。散曲集《宛转歌》和诗集《七乐斋稿》、《游闽诗钞》，现已失传。冯梦龙在小说、戏曲、民歌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有明一代无第二人可与之相比。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钟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

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元明时的一种说唱艺术，其中有词曲，有说有唱。明清也用以泛指小说作品），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生意、买卖），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美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专在买卖双方中做中间人，代客买卖或替双方说合的商号），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提。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殓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花筵齐备。

那美妆奁丰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

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宦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指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起来。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姿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

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居丧叫做制。制中即在丧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倏不保（倏、保，同歇、睬，过问、理睬。这里指心绪不佳、对外界没有兴趣）。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逐家、挨家挨户）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

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分付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